

黄国荣 著



乡

谣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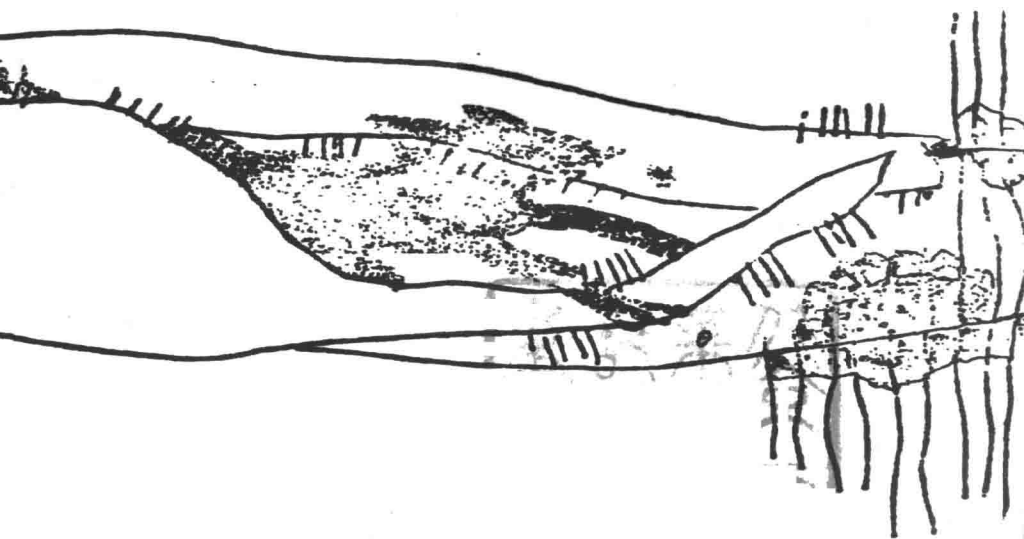
國
國
年
齊



I24
1178-C2

乡谣

◇黄国荣 著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谣 / 黄国荣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0.8

ISBN 7-02-003222-2

I. 乡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5955 号

责任编辑:陶良华

责任校对:李启伦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339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6.125 插页 3

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00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000

定价 23.00 元



作者像

主要人物表

汪二祥——汪家桥村民，参加过志愿军，汪涵虚的二儿子。

乔云梦——二祥的第一个妻子。

丁腊芳——二祥的第二个妻子。

韩秋月——张兆帮的妻子，后为二祥的第三个妻子。

赵月兰——二祥的未婚妻。

汪大吉——二祥的哥哥，汪涵虚的大儿子。

菊芬——大吉的妻子。

汪三富——二祥的弟弟，汪涵虚的三儿子。

肖玉贞——三富的妻子。

汪四贵——二祥的小弟弟，汪涵虚的四儿子。

周菜花——四贵的妻子。

汪涵虚——二祥的父亲。

三姆妈——汪涵虚的三太太。

沈小凤——汪涵虚的姘头。

张春林——二祥的伙伴，汪家桥的社长、村长。

姚水娟——春林的妻子。

许茂荣——二祥的邻居。

许茂法——许茂荣的弟弟，屠夫。

张兆帮——二祥的邻居，韩秋月的第一个丈夫。

张兆庚——张兆帮的弟弟。

张瑞新——汪家桥的生产队长。

林春娣——张兆庚的妻子。

侯桂枝——许茂法的妻子。

顾庆生——绰号一只眼，高镇的小店主。

所长——高镇工商管理所所长。

目 录

第一章

东边牛来了，西边马来了 1

第二章

村前雨篷松，村后日头红 147

第三章

众生一思考，菩萨哈哈笑 277

第四章

天上一颗星，地下一盏灯 395

后 记 508

第一章

东边牛来了，
西边马来了



1

只怕汪涵虚自己都不敢相信，精明一世的他竟会为那个女人倒在牌桌上。

天暗了，暗得比往日要晚一些时辰。春分了，白昼一天比一天长了。

三姆妈端着一盏美孚灯一边朝后楼走，一边在心里这么念叨。三姆妈把美孚灯举得高过头，要不端着灯也看不清脚下的地，灯下黑。三姆妈举着灯，勾着头，方能把脚下看清。三姆妈是小脚，小巧玲珑的小脚像两只粽子，一前一后交错着敲着地。端午节，江南的粽子裹得跟女人的小脚一样，据说为的就是要引诱河里的鱼鳖虾蟹吃这些女人的嫩脚，不要吃三闾大夫屈原的身子。这粽子里渗透着江南女子们对屈原的一片敬爱情分和牺牲精神。三姆妈的三寸金莲在汪家桥有美名，小巧得让人心痛，担忧它是否能支撑住三姆妈美丽苗条的身子。三姆妈走路的样子是不那么稳当，总是一扭一晃的，可三姆妈从打十九岁嫁给汪涵虚来到汪家桥也二十年了，没人见三姆妈因走路不稳而跌倒过。她走路扭晃脚下却总是轻脱快当，格外地显出她的风姿。要不汪涵虚也不会拿两担银元到城里去娶她。

三姆妈的小脚把木楼梯敲得咚咚作响，今日三姆妈的脚步好像比往日重些，或许她是故意用这向楼上的汪涵虚通报她的到来。

汪涵虚悄无声息地躺在床上，小衣橱上油盏灯里的灯草头要烧尽了，火小得眼见得要灭下去，还不停地哗哗叭叭地

爆，楼上的一切连同汪涵虚都淹在昏暗里。三姆妈踩着楼梯一级一级升高，美孚灯就把楼上的房间一点一点照亮。

三姆妈把美孚灯放到小衣橱上，拔下头上的银簪把油盏灯里的灯草往前舔了舔，楼上就见亮了许多。亮是亮了，可还是爆，美孚灯的灯芯头也爆。三姆妈说，以后再不要到大申店里打洋油，他一准是往里掺水的，你看这灯火爆的。汪涵虚仍是没一点声气。三姆妈弄好油灯，把美孚灯的灯芯往下拧小，油盏灯点的是棉籽油，美孚灯点的是洋油，美孚灯耗油比油盏灯要厉害得多。三姆妈摘下美孚灯的玻璃灯罩，从床头拿了一张糙纸，用嘴往玻璃灯罩里哈了哈气，把糙纸伸进灯罩里，一手转灯罩一手擦，把灯罩擦得雪亮。

“大吉爹，你觉着好点了吗？”

汪涵虚还是没一点声气。三姆妈端过灯来看他，没看到他人，先看到了床边方凳上的那一碗红枣莲籽汤，还是原样放在那里，只是没了一点热气。

“你怎么没吃呢？”

汪涵虚还是没声气。

三姆妈摸摸碗，红枣莲籽汤已经凉了；再摸摸那把梅段紫砂壶，里面的茶也凉了。她把灯端到汪涵虚脸前。汪涵虚合着眼，这张一直让全家人惧怕的脸已瘦去一壳，脸上黄得没一点血色。

“你怎么不吃呢？不吃东西怎么会顶得住呢。”三姆妈把凉了的红枣莲籽汤端到小衣橱上，把茶壶里的凉茶倒掉一些，续上一些热水，“你别老躺着，我扶你倚着坐一会儿。”汪涵虚也不反对，任三姆妈扶他坐起来，三姆妈拿起枕头，她的动作忽然停了一下，她看到枕头底下有一叠钞票，清早

给他铺床还没见，他的钱都锁在大衣橱里，是他自己拿出来的？他拿这些钱出来做啥？是要给大吉？是要给二祥？他已经给了他们多少？三姆妈一点没犹豫，放枕头的刹那间，顺手把钞票攥在了手里，拖另一床被子垫背时，把钱塞到了垫被底下。她不露声色地给汪涵虚掖被子，一边掖一边说：“春分了，春寒还没尽。”

三姆妈掖好被子，端着茶壶，把壶嘴对到汪涵虚嘴里，汪涵虚有气无力地吸了两口。三姆妈把茶壶放到一边，坐到床前的方凳上，拿出她的一扎一扎灯草开始念经。经是给汪涵虚念的。十根灯草一扎，十扎一包，用佛图封包。每根灯草都是念十遍，什么“金刚经”、“大悲咒”，她为他花了多少心血。她对汪涵虚这么忠诚，汪涵虚却跟她隔肚皮，瞒着她做事。但三姆妈不抱怨，念经是她心甘情愿的，她念经其实不完全是为了汪涵虚，也是为她自己。她把这事当作是行善积德，有了这么一个指导思想，她为汪涵虚念经就特别的主动，特别的自觉，特别的不计回报。

她一直念到汪涵虚合上了眼睛，她才乘包佛图时，一点不让汪涵虚觉察地顺便把垫被底下的钱拿出来，不以为然地把钱装到了她身上的衣袋里。然后她再默默地加倍认真地看着汪涵虚这张没生气的脸继续念经。

汪涵虚在张公祠茶馆的牌桌上倒下那一天，汪家的大梁就坍了。

涵虚，这名字足以让人想象他父辈的学问。汪涵虚的名字是他爹爹起的。大吉听爷爷跟他讲过他爹爹这个名字的来历。他爷爷为他爹爹起这名字费了一番心思，他翻了唐诗宋词，从孟浩然《望洞庭赠张丞相》的“八月湖水平，涵虚混

太清”句中，挑得“涵虚”二字。他觉得诗句那种天映照在湖水里，如同被湖水所包容，天水合一，不可分辨的意境很好。望子成龙，就叫他涵虚，愿他有包容天下的博大胸怀和气魄。

汪涵虚没有按他爹爹的意愿成长，也没有成为他爹爹所期望的那种人，却也没给他丢脸。胸襟虽不那么博大，却倒是精明过人，他从爹爹手里接过一百多亩田地的家产，到他做五十大寿，家业已经有二百多亩地，娶了三房太太，还在老屋后面盖了一座二层高楼。尽管那幢楼为的是哄他高镇的那个女人，证明他每日清晨一觉醒来，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她，但楼毕竟是盖了，毕竟是汪家的财产。这楼在村里是独一无二的，打开西窗，高镇确是一览无余。

连当儿子的大吉都搞不明白，精明过人一辈子，从不听人一句劝，从不遭人一暗算的汪涵虚，那天竟会让那个女人激得一下就变了自己的性，一把一百担稻地往桌上押。而且竟会接连输了十把，要不是恶火攻心，那一口鲜血喷到牌桌上，只怕汪家这时已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。

那个女人和张公祠茶馆的跑堂把汪涵虚送到肖泽元诊所。肖郎中的医术在高镇可说首屈一指。肖泽元诊汪涵虚是痲病复发。诊完病，他给他开了方子。尽管大吉和三姆妈给肖泽元多塞了医药费，把全家人的口也封了再封，世上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那些债主如同蚂蚁搬家，成群结队，来来往往，踏破了汪家的大门槛。

汪涵虚一倒下来，再爬不起来。肖泽元的药方也不见效，大吉又背着肖泽元，把镇上的西医郭医师请到家。郭医师把肖泽元的汤药先贬了个体无完肤，不过对肖泽元的诊断

倒是不加否定。大吉听着郭医师的贬词，心里话，中医西医还不都是给人看病，不同的，中医是用手品脉详病，西医不过是用耳朵听脉详病。郭医师听完病，拿出了吓人的针管和针头，汪涵虚就吓得不敢看，三姆妈早跑下楼去，大吉看着也心痛。郭医师打进去一针盘尼西林，这一针差不多要他们一担稻。

这些日子汪涵虚给汪家子孙惟一能做的事，就是颤抖着手摸出他的图章，在一张张抵债的地契和契约上盖章。大吉和三姆妈眼睁睁地看着一块块地，被那双瘦如干柴不住地颤抖的手白白送到别人的手里，心如刀割。

一直没有声息的汪涵虚突然咳起来，医生关照千万不能让他咳。三姆妈立即上床，托起汪涵虚的身子，轻轻地帮他拍着胸。

楼梯上响起了大吉重重的脚步声。大吉来到床前，汪涵虚已经吐出了一口血。大吉立即从热水瓶里倒了一碗热水，捧到三姆妈跟前。三姆妈拿调羹喂汪涵虚喝了几口水，然后扶他躺下。

“你跟爹说了吗？”

“还没。”

“赶紧说吧，不要再拖了。”

三姆妈拿眼看看大吉，再看看汪涵虚，有些犹豫。

汪涵虚病倒，最急的是大吉。他是长兄，万一爹要不幸，全家的重担自然就压到他身上，二样是那么个憨人，三富四贵都还没成人，他一个教书先生，怎么养得这个大家。他一直在想法让他爹爹挺过这一关，奇怪的是中医西医都不见效。他发现他爹爹的精神先垮了。病，加上债主们的不

义，家庭的破产，他的意志跟着面子一起崩溃了。这种病，精神头一等重要，精神垮了，最好的药也难治。他想来想去，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让二祥和云梦给他冲喜，让他们提前完婚，这是让他爹振作起来的最好的办法。吃过晚饭，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三姆妈。三姆妈自然更想汪涵虚振作起来，三富四贵是她的亲骨肉，他们都还小，老头子要有三长两短，最倒霉的就是她和她的两个儿子。他们虽然各有各的算盘，但只有汪涵虚振作起来才能有汪家，这一点他们是完全统一的。

大吉让三姆妈对这事心领神会后，三姆妈就把风韵依旧残存的嫩脸凑向汪涵虚。

“他爹，你醒一醒，我们打算让二祥把云梦娶过来，给你冲喜，好吗？”

汪涵虚鼻子里出来进去的气细得像蜘蛛网上的干丝，那双一直让人惧怕的眼睛始终闭着，三姆妈的话，不知是没听到，还是听到了不赞成，那张黄瘦的脸上一点反应都没。三姆妈无奈地看看大吉。

大吉没让三姆妈闪开，他探过身子，两手撑在床上，对汪涵虚说：“爹爹，我是大吉，让二祥娶云梦给你添喜好不好？”

汪涵虚的眼慢慢睁开了来，人病了，眼睛倒还是亮的，依旧有一股居高临下的气势。他看着大吉，脸上做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说：“急啥？我还死不了，冲啥鬼喜啊！”话说得有气无力，却是很执意。

三姆妈接上去劝说：“你不是最喜欢云梦嘛！你现在有病，让她早点过门，要是她侍候你，你的病好得也会快些。”

汪涵虚听三姆妈这么一说，没有说话，却闭上了眼。

大吉立在床前，两眼盯住闭着眼睛的爹爹，他等着他发话，爹却不开口。大吉再看他爹爹，他没有要开口的迹象。大吉就壮了壮胆，又说：

“要是你同意，就得准备了，我也不晓得家里还有多少钱，还有多少田，是不是要我帮你理一理？”

汪涵虚忽然睁开了眼，而且睁得特别的大，他那无力的眼睛里还闪出了些许火光：“我还没死，还没到你操心的时候。”说完他又闭上了眼。

大吉和三姆妈碰了一鼻子灰，三姆妈端起那碗红枣莲籽汤，一起跟大吉下楼去端汤药。

下得楼来，三姆妈问大吉怎么办。大吉说，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只是你不一定赞成。三姆妈问什么法。大吉就为难地说，只有让沈小凤来。沈小凤就是那个让汪涵虚倒下的女人。三姆妈一听到这名，脸就放了下来，三姆妈立即变得很丑。叫她上门，你们汪家还要不要脸面，祖宗辱没得还不够，还要她到家里来现丑。三姆妈这么说，大吉就不好坚持，但他还是劝三姆妈，不过就这么一说，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其实高镇地面上谁还不晓得这事，要说丢脸面早就丢了，她来不来还不就这么回事。她来，只是碍你的面子，你不见她，只当不晓得。要是为了面子，不让她大白天来，也不让她招招摇摇从大门进大门出，趁天黑，后门进后门出就是了。再说了，她就是冠冕堂皇来也是来得的，她是二祥的媒人，让媒人上门来商量婚事，也是名正言顺的。

大吉说到这里，三姆妈就没了话。三姆妈想想也是，都这步田地了，也顾不得这许多了。三姆妈松了口气，把一切推给了大吉，说，你是老大，你看着办吧。